

看到与没有看到的风景

王仲生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

看到与没有看到的风景

王仲生 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看到与没有看到的风景/王仲生著.--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2005

ISBN 7-80680-305-X/1·211

I.看... II.王... III.文艺评论—文集 IV.I0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30636 号

看到与没有看到的风景

著 者 王仲生
责任编辑 屈立华
装帧构成 建森工作室
版 式 豆豆
出 版 太白文艺出版社
西安市北大街 131 号
发 行 太白文艺出版社北京图书中心
北京丰台区木樨园珠江骏景家园 17 楼
010-87873533 邮编:100068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陕西画报印刷厂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 张 23.75
字 数 435 千字
版 次 2005 年 5 月第 1 版
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6.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寄印刷厂质量科对换

邮政编码 710032

看到与没有看到的风景

王仲生

人生如在旅途。

在我走了大半程的生命里，文学曾经是我赖以生存的支柱之一。然而，认真想来，文学是什么？生活是什么？人生究竟怎样才算完满？其实我不懂，并不了然。

苏格拉底认为，我们是容易犯错误的，而且我们对很多事情并不了解。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应该认识自己的无知。后来，苏格拉底的这种洞见，被称之为“有学问的无知”。

孔子似乎要乐观一些。他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他的意思是智慧的人，意识到自己有所知，也有所不知。

可我到底知道些什么，我实在很茫然。就拿我来说，我了解我自己吗？

上个世纪50年代初，我从江南故里，来到大西北，上大学，教书；后来，边教书，边写评论，边办学报。探亲回故乡，亲戚朋友说，一口西北腔。贺知章诗：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我是连乡音也改了。原因是大学学的是中文，正值50年代推广普通话，认认真真地学，虽然至今仍是“n”与“l”不分，“z、c、s”与“zh、ch、sh”不分，却把乡音改得不辨南北了。

我是一个异乡人，一个漂泊的异乡人。

但，严格地说，谁个不在精神上漂泊，谁人又能免得了在异乡之感？

然而，事实是，我在西安已经生活了半个多世纪。每当回到江南，听到因了缺乏了解而对大西北的种种非议，我会情不自禁为大西北，为西安辩护。我知道，我的生命已经与西北，与西安融为了一体。

也许，正是因了这种“他者”的西安人身份，让我对西安文学，对陕西文学投入了我大半生的生命。

几年以前,当我把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写的有关文学研究、文学评论的文章结集出版时,我曾以为,这只是一个开端,重头戏应该在后头。

现在,当我把除了《贾平凹的小说与东方文化》已收录的,其余的、其后写的文学研究及文学评论文章,再次结集出版时,我发现,我离我的目的地仍然十分遥远。

我是一个过于耽于幻想的人。常常地,会把目光投向天边,投向地平线。即使青年时代谈恋爱,也会时不时地把目光移向远山,移向麦田,移向那一抹林梢,那一片晚霞,移向深邃的夜空和夜空中的明灭的星星。

我因此,常常忽略了身边的坎坎坷坷,身边的陷阱。于是,不可避免地摔跌跌倒,不可避免地头破血流,心力交瘁。

林语堂说苏东坡是一个不可救药的理想主义者。我不是苏东坡,但理想主义或者说精神的而非物质的世界,对于我,是一个永远的诱惑。

我过去的一位已经当了博导的学生批评我一直生活在观念的世界里,书本的世界里;而生活是真切的,是琐琐碎碎的,扎扎实实的。我以为他的话是诚恳的。

这样,当我回过头来重读我当年写的这些文章,我有些吃惊:这是我写的吗?怎么会有这么些思考?这么些感悟?怎么总爱把文学文本当作思想史来读,来阐释?

我发现,我其实并不懂文学。不懂的又岂止是文学?生活呢,懂了吗?

我不能不怀疑自己。

奥古斯丁,这位公元354年生于北非的哲学家,曾设法拒绝怀疑论。既然我在怀疑,那么,作为一个怀疑者,就必然是存在的。因此,我们就有了一个不可驳斥的真理,它是超出任何可能的怀疑的,进行怀疑的“这个人”是存在的。

这不能不让我们想起1200年以后笛卡儿的名言:我思故我在。

对于奥古斯丁或者笛卡儿,确定性知识的一个基础就是有关自我的直接确定性。然而,主体性,在现代西方却受到了挑战。在福科语言的权力论的体系里,语言具有了第一性,甚至至上性。他认为,不是人说语言,而是语言说人。这就意味着人,作为主体的消失,剩下的只有主体——功能了。在福科对中心化的话语权力的颠覆中,他推崇的是“理性的他者”。尼采、陀思妥耶夫斯基、凡·高这样的“理性的他者”式的人物,他们的那种非主流的边缘性的话语,才说出了真话,说出了新的可能。

这样,审美,就不再只是一种艺术活动,而成为了生存方式,一种审美的生存。

这与我国古代文论有无相通之处?

《周易·系辞》说：“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又说，“象也者像也。”当然，这里的“意”是圣人之意，而“象”，是天地万物形象的模拟、写照与反映，并不全是审美的，但却包含着审美。

钱钟书因此认为：“《易》之有象，取譬明理也，‘所以喻道，非道也’。求道之能喻而理能明，初不拘泥于其象，变其象可也；及道之既喻而理之既明，亦不恋着于象，舍象也可。”而“诗也者，有象之言，依象以成言，舍象忘言，是无诗矣，变象易言，是别为一诗甚且非诗矣。”究其实，对于文学艺术来说，言与象是不可分的，又是有区别的。而且，当言不尽意时，立象可以补“言”之不足，以尽意。

与西方的语言乐观主义不同，在我国，在古代，是清醒的看到了语言的局限性，并因此而将“意象”提升到了崇高的地位。

清代文论家叶燮就曾说过：“可言之理，人人能言之，又安在诗人之言之？可征之事，人人能述之，又安在诗人之述之？必有不可言之理，不可述之事，遇之于默会意象之表，而理与事无不粲然于前者也。”

“意象”，作为中国传统文论的中心范畴，仍有待我们进一步的探求与深化。

自从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提出“境界”说以来，我国学界几乎一致认为，这是中国美学的根本特征。而胡适却以为，王国维的“境界”说，只是指真实的内容而已。胡适自己则提出了“意境”说。他认为，“‘意境’着重在作者个人的看法”，“我把‘意境’与‘情感’等并举，是要人明白‘意境’不是‘情感’等，而是作家对于某种情感或某种景物作怎样的观察，取怎样的态度，抓住了哪一点，从哪一种观点出发。”意境在胡适这里，是对情物的审美化。

胡适的上述观点是否恰当，可以讨论，而意境，在宗白华那里，似与艺术“境界”同一所指。他认为：“艺术意境不是一个单层的平面的自然再现。而是一个境界层深的创构。从直观感相的模写，活跃生命的传达，到最高灵性的启示，可以有三个层次。”“灿烂的‘艺’赋予‘道’以形象和生命，‘道’给予‘艺’以深度和灵魂。”“艺术境界和哲理境界，是最自由最充沛的深心的自我。”

“意境”作为一个审美的范畴，它是由什么样的要素构成？可不可以说，正是“意象”构成了“意境”，“意境”是“意象”的审美效应。“意象”的哲学基础是传统哲学的“天人合一”。章学诚在《文史通议》中说：“有天地自然之象，有人心营构之象。人心营构之象亦出于天地自然之象也。”这个说法虽然失之于简约，但作为一个整体性思路，为我们留下了广阔的思考空间。

上述这些问题，一直困扰着我们，多少年来，让我苦苦去寻找那可能的答案。然而，答案在哪里呢？

我居住的社区的东墙外，是我供职的学院的旧址，现今已卖给了开发商，有待“开发”。废弃了的土地上，只有成片的参天大树、丛生的杂草和曾经有过的建

筑物的残存。这,我知道。但,每天清晨,我仍会执著地从这片丛林上去遥望初升的太阳;每天黄昏,我会习惯性地从这片荒林上去寻觅落日的余晖。虽然,我知道太阳的下面,那一块地方,只有荒芜和凄凉。但,几乎是一种本能,一种下意识,一种宿命式的牵挂,我不能不翘望东墙和东墙外的那一方天空。而且,我还知道,其实,在那一片土地之外,还有很多很多我不知道的风景。我不能确定,那些风景是否仍然只有荒芜和凄凉。我所能确定的是,许许多多的不确定等待我们去探究。而且,确定与不确定,它们的边界难道是明确的吗?是可以截然分开的吗?

这些我都不能给出一个确定的答案。正如我终生为之牵挂的文学与人生。

你也许会奇怪,这怎么能是一部评论集的序呢?但,这就是一部评论集的序了。在此,我还要为你读了这样一篇序,而谢谢你的耐心呢。

2004年11月15日于大雁塔下

目录

卷一 小说图景

- 3 《白鹿原》:民族秘史的叩询和构筑
- 13 勘探在民族历史的深层厚土
——浅谈陈忠实的《白鹿原》
- 16 人与历史 历史与人
——再评陈忠实的《白鹿原》
- 23 白嘉轩:文学史空缺的成功填补
- 25 创作的直接性
——从陈忠实的《日子》谈起
- 28 叙述密度与意象空间
——《病相报告》的一种解读
- 33 贫穷不能扼杀童话
——关于《最后一个匈奴》的对话
- 46 寻觅比预约更值得珍重
——评京夫的《八里情仇》
- 52 民间视野的风景
——评赵熙的《狼坝》
- 57 贺抒玉,艺术生命长驻
——评小说集《山路弯弯》
- 61 献给大地的歌
——评王宝成的《梦幻与现实》
- 70 迷失与寻找
——评王海玲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中篇创作

- 77 对生存的一种解读
——评安黎的《小人物》
- 80 爱的期待与挫折
——评杨小敏的《远离爱情》
- 84 欲望的陷阱
——《老坟》的一种解读
- 87 “十字架”上的拷问
——评王海的《人犯》
- 90 欲望的审美拯救
——《花开花落》的一种解读
- 96 《蓝衫根》漫笔
- 98 生命的“狂欢”与精神的“涅槃”
——评梦萌的《悲喜娱乐城》
- 101 《拳客五哥》的叙述策略

卷二 诗文意境

- 107 一个聪明而艰难的等号
- 109 勘探勘探者 追踪创造者
——评李若冰散文的艺术世界
- 114 人的现代化的坚守与呵护
——谈李天芳的散文创作
- 117 我看方英文的散文
- 123 审美散文的成功实践
——读孙见喜的《浔阳夜月》
- 125 精致而深刻
——评孙见喜的《小河涨水》
- 127 让人长久沉思的《雾村》
- 129 潇然的是慧雨
——读庞进的散文
- 131 与雷涛同行
- 133 流淌在心底的《雨天的歌》
- 135 世纪之交的英雄谱
——评《大京九纪实》

- 138 以历史的名义对今天发言
——评《东海冲击波》
- 142 一束凝重而又坦诚的精神之花
——评《彼岸挥手的孩子》
- 144 飞翔的石头
——评朱文杰的诗
- 148 有生活 就有诗
- 150 守望中的担当与思考
——评沈奇诗评论集《拒绝与再造》

卷三 影视洞观

- 155 艺术的选择:省略与强调
- 157 高尚的精神 不懈的追寻
——评电视连续剧《风流大市场》
- 162 历史记忆与时代前瞻的成功焊接
——评电视记录片《共和国第三代人》
- 164 新时代的《黄河颂》
——评电视文化片《黄河不息》
- 166 撒向环宇的灿烂星光
- 168 久违了的重逢
——评电视连续剧《都市放牛》
- 170 好一个硬汉——毛岳
- 172 美丽的错误
——《泰坦尼克号》引起的思考
- 174 从丁祖诒到丁坦
- 176 激活了的记忆
——评广播剧《眷恋》

卷四 人文序语

- 181 贾平凹研究的新水平、新高度
——《精神的映象——贾平凹文学创作论》序

- 184 多维文化的理论建构
——肖云儒的《中国西部文学论》序
- 190 《艺术散文发展论》序
- 192 文学青年的路
——《文学梦》序
- 195 《小人物的梦》序
- 199 审美征服与精神拯救
——《记忆蛛网》序
- 206 《秋水那边》序
- 208 一路风雨一路歌
——《鹰眼》序
- 212 影视创作:全球语境下的“中国形象”
——《影视教科书系》总序

卷五 书画态势

- 217 评钟明善的书法艺术观
- 220 不是表演,是生命的呈现
——我看士凌的书画(一)
- 223 以画悟道,以道入画
——我看士凌的书画(二)
- 226 读翟荣强的画
- 228 小宁速写的现代阐释
——写在“吴小宁速写作品展”之前

卷六 长话短说

- 233 21 世纪文学地图的悬想
- 236 精品意识与艺术创造力
- 239 创作自由与作家的社会责任
- 242 平均数不能说明突破
- 244 大气、正气、不媚俗
——我看《西安日报》文艺副刊
- 246 不妨读读《顾准文集》

- 249 换个视角看世界
——读《全球通史》的一点想法
- 251 爱情,人类不可回避的难题
- 253 以评论家姿态出现的文艺理论家侯金镜
- 261 试论鲁迅与时代
——兼评文化守成主义
- 268 让我们面对鲁迅
- 271 新人与改革
——鲁迅早期教育思想初探
- 277 试论郭沫若泛神论思想的理论来源及其文化学意义
- 284 历史追踪中的双重启示
——试论丁玲作品中的女性意识
- 295 鲜红的画面 不屈的灵魂
——评萧军的《八月的乡村》
- 301 暗夜的一颗孤星
——评靳以的《生存》
- 305 一曲人民子弟兵的赞歌
——评刘白羽的《无敌三勇士》
- 309 中国现代散文名家短评
- 320 散文赏析三篇
- 326 历史性的珍贵剪影
——评《塞上行·陕北之行》
- 329 寂寞人海中,寻求慰藉与滋润
——评《清华园之菊》
- 332 艺术视角选择与时间间隔效应
——评《在西湖——抗战结束那一天》
- 336 曲折跳脱 描金绘彩
——《秋色赋》赏析
- 339 无限风光在险峰
——读书札记

附录

- 350 诗性的批评与批评的诗性
——简评王仲生的文学批评 吕 刚
- 358 蕴含于童真性灵之中的深厚
——王仲生与他的文学批评 韩鲁华
- 362 文章、学养及人格 匡 夔
- 366 后记

卷一
小说图景



仲生教授



《白鹿原》： 民族秘史的叩询和构筑

《白鹿原》，一部超越了陈忠实的过去，也超越了建国以来问世的农村题材长篇小说的扛鼎之作。

陈忠实是在写出我们民族的总体性存在和心灵变迁史的宏大预设中构筑他的这部长篇小说的。他不只是着眼农村，而是立足农村叩询我们民族生存的历史。陈忠实成功地实现了他的构想。他写出了一部我们“民族的秘史”。

民族生存的历史反思

历史是什么？历史的真实又是什么？历史的真实与我们想象中的、我们所理解的真实是不是同一的？这些困扰着一代又一代历史学家的问题，我们暂且予以搁置。我们所关心的是每个作家都不可避免地面对着与历史的对话，并以自己的创作介入历史。卡西尔说：“艺术和历史学是我们探索人类

本性的最有力的工具。”从人类本体的角度去破译历史之谜，不会是唯一的途径，但无疑是最有效的方法之一。而且，这里还有一个不容忽略的区分，这就是文学毕竟不同于历史学。正如昆德拉所说，小说家是存在的勘探者，小说的使命在于“通过想象出的人物对存在进行深思”。虚构性的小说与实存性的历史既存在着联系又有着巨大的差别，《白鹿原》是陈忠实虚构的他心目中的我们民族的历史图景，通过它，去勘探我们民族的存在，特别是如昆德拉所说“揭示存在的不为人知的方面。”

当陈忠实穿越历史的隧道，从今天走向昨天的时候，他选择了白鹿原。应该说，这是一个非常明智的选择，这不仅仅因为，陈忠实生于斯、长于斯、存活于斯、思考于斯，始终不曾割断与白鹿原从血缘到精神上的联系；还是因为，地处关中平原的白鹿原，几乎可以说集中代表了我们的民族的文明和历史。蓝田

猿人是在白鹿原附近出土,我们民族也正是从黄土地上起步,这是一块记录了我们民族漫长历史的文化沃土。然而,这绝不意味着,仅仅有这一切就够了。作家对对象的谙熟与钟情,无疑非常重要,而尤为重要的却是对对象的超越与审美发现。审美发现是一个主客体相互作用共同生成的过程,是主体在直觉和想象中建构超验世界的过程,也是作品的形而上意义向主体生成和显现的过程。艺术创造如昆德拉所说,是人类对自身存在的深层体悟。当陈忠实建构《白鹿原》这一超验世界时,既有原初意义上的生活、感情积累,也有大量阅读地方志的情感体验和历史审视(《白鹿原》的创作冲动最初正是来自对地方志的创造性阅读),而尤为重要的是陈忠实从自己的生存体验中,在“不仅感知过去的过去性,而且感知过去的现在性”(艾略特语)的历史联系中所获得的深沉而冷峻的历史意识和历史情感。这使得陈忠实有可能在我们民族的整个历史,特别是近现代史的长河中去把握他的对象。

但陈忠实又不能不在时间的历史性联系中割断历史。在小说的相对时空里,它不能没有起讫与边界。《白鹿原》的历史空间容纳了清末民初到建国前夕半个世纪的时间跨度。其时我们民族正处在一个历史的转型期,从农耕文化向现代文化转换的艰难蜕变期。以这一新旧交替的特定时期为突破口,从我们民族历史的深厚土的勘探里去透视,剖析与思考我们民族的过去、现在与未

来。这种艺术选择无疑体现了陈忠实的历史眼光与宏大艺术魄力。因为正是在这种时间的切割里,我们分明看到了不可切割的历史的连续性。艾略特说:“时间现在和时间过去,也许都存在于时间将来。”现在是历史向任何方向展开的起点和终点。过去、现在和将来面对面了。一个作家只有最敏锐地意识到他在时间中的位置,他才有可能面对他截取的那段历史进行历史的沉思和审美的创造。

按照传统的史诗性长篇小说的审美要求,作品的艺术构架应该是以重大历史事件为经,以重要历史人物为纬,交织渲染为特定历史阶段的社会全景图。面对这一创作模式和阅读期待,陈忠实却以他对历史和艺术的独特理解,走向了另一条艺术之路。

他不是写历史中的人,他写的是人的历史。他并没有在重大历史事件的规定性冲突里,听从既成的历史结论的指拨,铺展开人物对垒分明的矛盾,他艺术扫描的历史时空基本上框定在白鹿原这张小小的邮票上,追踪人物的行踪与命运,偶尔涉笔陕北与西安,插入文化大革命的补叙。总之,人,人的命运,始终居于白鹿原的中心位置,他们不再是历史事件中的工具性存在,历史结论的形象性注释,他们是活生生的历史存在和血肉生命。这反映了陈忠实历史意识的现代性。历史并不是如某些教科书写的那样,按照线性因果链发展,历史充满了偶然与必然,或然与定然。历史是如恩格斯所说由诸多力量的合力所